



重建清江縣儒學尊經閣記

臨江府知府徐問武進人

六經者道之文乎道不變經弗得而絕也降自春秋
王迹熄虞夏商周之文繁亂孔子懼而修明之載經
秦火典籍盡然而伏生口授魯壁復出古文科蚪
雖少磨滅附會於漢之諸儒要其大經大法卒顯明
於世嗚呼此天地人文可得而絕滅耶嗣是或兵興
偏安之國猶知所重我

朝益隆表章自秘府之藏達於

國都郡縣學皆有閣閣制皆宏傑欲經居高明以遠溷

壞其尊經也摯矣正德辛未清江舊學燬於寇闖廢前郡守熊君希古始建王宮通府陳君元憲相協厥材無何皆以遷去故尹王君泰白繼守戴君德孺請於中丞孫公燧從之出公帑若干緡以鳩工事委邑丞黃彥肅而司訓周綱則遴任而董成者也逆藩變起工弗績辛巳余來病乃非度仍付王尹宇庀而益其材初建尊經閣易明倫堂門廡齋舍庖廡繼作咸有次壬午秋七月告成一時師生皆彬彬爭自濯磨又當

天子出震啟元爲茲閣一新之會記之書時也雖然經民彙也聖人作君師緣之以敷治立教諸生日踵其間口其書優柔以會於心取而規諸事無眩其則居爲孝弟出爲忠良退而以其行與義薰於鄉以媿善其俗無眩於理則於六經可謂一日千古也噫豈特尊之而已哉時嘉靖改元壬午冬十月吉旦

重修清江縣儒學記

雲南布政司參政

楊

標

邑人

清江縣有學舊矣正德間燬於寇因便翔建逼於城
 闔守令先後至屢欲更置弗果嘉靖壬戌叅藩江陵
 見吾陳公大賓分守茲土首至卽以理學倡諸生旣
 迺進清江令藍山明河廖君文光曰聖廟櫺星門相
 去不數尺制乎君曰唯唯是有司者之責也乃括贖
 金市民衍地廣之經畫調集具有條理繇是廟宇敞
 邃廊廡娟靚戟門櫺星軒豁容與廟前浚以泮池廟
 後爲明倫堂爲尊經閣啓聖祠敬一亭次第具舉

然備觀矣未幾君以遷秩行上海洪洲王君圻繼之
益以興學較育人材爲已任謂道精於獨處而藏脩
無地也建號舍凡若干楹謂學奪於治生而廩饌有
限也置學田凡若干畝又新祭器以崇祀典樹題名
以彰先哲百廢具舉士氣駸駸日倍還先民之舊矣
明年君以調繁令萬安邑博寧宇吳君坤小溪唐君
寵陽池冉君希學暨諸生雷平裴鏗彭惟亮孫學輩
僉謀予記其事予惟建學以造士自唐虞以至我

國家一也昔魯稱秉禮之國洋宮之作猶待僖公自後
宜聖誕生賢哲翁出號稱多賢洋宮實爲開先夫清
俗麗茂崇禮讓敦氣節自昔已然學肇於宋游其中
以出者若彭公龜年之忠劔張公洽之理學翹然青
史迨我

國家諸先哲文章氣節炳炳百世師範孰非俎豆於斯
絃誦於斯者乎今見吾陳公當流寇底平之會汲汲
謁新廟學而二君相繼克竟厥功其所爲嘉惠多士
者至矣矧值

聖作景運文教肇新濟濟多士乘時思奮有光先哲嗣
魯多賢之風非獨黌序之光山川與有榮也若夫徒
工文執以狗程式求合有司尺寸豈先王建學之意

亦非諸君所望於來學是為記

隆慶二年歲次戊辰十一月朔吉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吏部尚書王直泰和人

臨江江西屬郡清江則邑之首也其山水明秀而風氣清淑人生其間皆尚禮教而謹憲度勤生而知分其為士者習詩書談仁義苟有才具則思效用於時而以不用為耻故當今盛世遊學較齒縉紳而列於士君子之林者比比有也清江儒學之建自洪武之初已然矣士之成學者肩相摩踵相接也賓興之歲得以所學登仕籍者蓋多矣題名之記所以美其美而勸將來傳之於不朽也然有志之士亦豈待于勸

江江集
藝文
哉今蒼梧唐侯昌來爲清江令而上虞貝昫爲教諭
又得太平邢寬餘姚錢英爲訓導以佐之相與謀曰
興學育材

聖治之本也有志於學者雖不待於勸然亦有勸之而
未見其成者此豈誠不用勸哉且繇初舉科至於今
題名之禪亦有未備者無乃缺典歟宋天禧中王公
損之判臨江軍子荆國文公實生於此詩書福澤積
久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二劉三
孔以博學宏材德業之偉儷美於當時足以繼古人
而儀後進輯而傳之以垂不朽豈非郡邑之美觀哉

抑嘗聞之魯叔孫穆子論人之所以不朽惟貴乎有
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立者卓然名
世傳後雖久而不廢也此之謂不朽唐侯爲令又得
廣文貝昫等理學事政教之美足以成

朝廷育才圖治之盛心又立石題名而期以遠大則凡
後學之捷鄉舉甲禮闈者悉得繼題於斯豈不益勸
哉予與昫之祖爲同年故昫以記爲請予老且病不
得辭勉爲之記亦因以示勸云耳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清江縣知縣王圻
上海人

古人有樹異勛秉奇節而生不能博諛聞浚無以表
遺踪尚友君子徃徃惜之至或名記當年跡湮永歲
令人於斷碑殘礎中得之僅存十一於千百若斯類
者良可悼哉清江爲臨郡附邑鳳洲阜嶺襟帶盤礴
形勝甲於諸縣豪傑之輩鐘聞氣而生者先後蓋蒸
蒸起嗚呼盛矣予奉

命來典邑符三日謁先師廟進諸生於堂上而揖之
則濟濟翔翔人文煥矣周視殿庭屋宇則炳炳麟麟

制作備焉已而訪縉紳之耆碩攷今昔之芳名則曰木已毀石未鐫口數未易詳也予作而嘆曰責在有司矣夫疇昔多士奮力青雲者例宜標記膠庠俾後之君子見賢而起脩齊之念以勉進脩其德業乃今玉板弗建銀書靡勒盛典不其缺歟於是捐公貲伐巨碩俾邑博寧宇吳君稽故實核世次鴻名駿履並用大書以傳之不朽勒旣成復集諸生而告之曰是碑也序姓氏記盛衰備矣意且止是乎抑未也蓋碑之所載者非諸生之父兄師友則皆其姻婭戚屬也其人雖往其名則存而其行之賢不肖傳諸故老者

尚可指而議也諸生登斯堂睹斯碑識斯名將必曰某也吾祖吾宜繩其武某也吾父吾宜續其緒寧不慨然而有慕心又將曰某也賢是爲鄉國之光某也不肖是爲桑梓之羞寧不悚然而有懼心慕則思齊懼則思脩題名之意不在茲乎至論歲月則上自洪武辛亥以迄於隆慶丁卯而下方之餘所以俟後賢於將來焉隆慶元年丁卯正月吉旦

清江縣儒學學田記

翰林院侍讀張春新喻人

先王之政教養並行匪直以厚小人亦所以養君子甚哉士之學有資於養也何則學非專心致志弗得士而不能無俯仰之累處生之憾而欲其心志之專一也難矣願養非田無以具田非上之人制之士曷克自致耶古昔盛時鄉以下必有圭田士無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若是乎其皇皇也今之士雖少異於古然已群之學較其不侔於齊民也審矣即使之耕而食且不可况無可耕之地乎恒心不賴於恒產

孟氏所望於士之自待者然也而上之待之無以異於民也奚惑乎士之輕哉夫自有學田歷代相承以爲養典蓋養士諸費之所出也我

國朝建學師有秩食弟子受廩於官田不必置亦宜乃今人文日盛士彬彬乎相望興起廩有定額不能遍及賢而貧貧不廩者衆苦費而廢業強學而鬱中殆非養士之初指邇者名邦大邑稍稍置學田以贍貧士是良有司者之盛舉也吾臨郡邑尚未能有有之自清江始嘉靖丙寅邑令洪洲王侯聽民願以田入學者受之得四十九畝有奇隆慶壬申南玄陸侯始

以價買七十四畝益之計其租入用數之仍歸之縣以供歲課餘皆歸學貯以待貧士不時之需雖取之不禁而出之有經士氣民風繇此益振而寢厚二公之加惠來學也至矣於是邑博侗齋江君洞軒喬君思東范君進諸生而語之曰二公之功其可無述乎且予懼久而無稽將侵沒之不免也盍伐石刻文爲承永計乎走使來喻屬予支予喜聞其事乃報之曰予竊睹世之長者閔人之貧推食解衣不少吝惜未嘗不嘆其心之仁而惜其惠之不廣也若今二公學田之置可謂知大體矣易曰養賢以及萬民夫今日

之養士尤所以爲他日養民地也斯其爲惠也豈有
 涯哉遂援筆以記之俾後之爲清江者紹二公大體
 之政無墜而清江之士益思自勉以無忝二公之貽
 王侯名圻上海人陸侯名書常熟人其田之界址都
 畝田主之名氏租入之數目宜并附碑陰便閱攷云
 萬曆元年癸酉三月吉旦

清江縣學田記

清江縣人 梁士濟

朝廷倣古爲治設庠序以教育俊民二百六十餘年矣
 三年而賓興則賢者舉也比歲而差次其高等以授
 之餼則才者育也積日累歲以次而貢之
 天子之廷則壽考庸也能入粟塞下得進之成均則高
 貲顯也政治化隆於以治鑄材能具備獨貧乏不自
 存者聽之無恒產有恒心則長吏之責也夫燭亟矜
 無資王制所甚隆也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皆有養德
 至渥也

朝廷重士愛士以責備大賢之厚誼待士故不可賑恤
士長吏父母斯民者也此青青者矜皆吾玉伯亞旅
處勢近而願欲通其饑寒則我之自出焉其賑救則
我之自爲焉故其責在長吏清江古名邑也民風樸
士習淳諸業絃誦者弗復問家人生產作業未嘗以
非公造縣庭歲晏或弗克舉火則質言以告於上吾
是以多其義而思爲可久之制也稍蠲一歲俸薪置
贍田二所其一爲楊言富之售其田二十有七坵其
稅四十有二畝其租四十有二碩六斗其本折色入
徵輸者一十有四碩四斗其以贍諸士者二十有八

碩二斗其一爲范佳一之售其田十有三坵其稅十
有五畝其租十有五碩一斗其本折色入徵輸者四
碩八斗其以贍諸士者一十碩三斗按季而縣徵其
入歲終則縣官登士之貧者而均給之有逋則以
問之售者其國課則使個人扣之業戶輸之無爲諸
士累於是申告諸士曰涓滴未足資溟渤也持狹碩
奢姑以示倡乎繼余而吏斯者益廣澍無涯矣其才
什伯此矣其施且什伯此矣則又申而告曰勑之暫
幾其永也事之遷幾其揆也他郡邑不有以應搜刮
之功令者乎且或歸之供億矣賦雖急何至紵升斗

於寒士其以資供億乎則莫若供寒士之一日也有
與爲增無與爲更此涓滴者竟與賓興歲薦諸大典
並存於斯邑吾廼真持狹願奢矣

朝廷以高行古誼重士長吏以通有無緩急親士行之
百世不亦可乎吾是以爲之記

臨江府徙建新學記

雲南布政
司參政 楊標 邑人

臨江郡學舊麗城城當贛袁二水衝嚙歲徙築竟逼
學廟教授李中謀遷之闕白當道未報嘉靖壬戌江
陵見吾陳公大賓以叅知藩政開府吾郡銳意文教
謁先師畢引諸生講性命倫理之學卽四顧嘆曰學
門在水濱是尚可仍乎力命遷之檄郡守蒲圻松屏
謝公鵬舉貳守萬峯周公賡清江令明河廖君文光
與之方畧會有浮屠以燬廢且距學近公故諸百家
相其區曰善與郡縣約蠲日筮事鳩匠掄材度備徙

別利購士民地與之金掃燼薙莽平陂闢隘衆營畢
集官師程能越數月而新學告竣釋菜禮成公遷去
乃纓泉張公淵連江季公科代明年謝亦遷去今晉
江昇峰陳公選代貳守益軒吳公必學別駕鳳梧高
公岡節推少泉唐公舜欽清江令洪洲王君圻亦先
後至皆嘉意斯文鴻規底績云費一出見吾公之贖
金與郡守所助民無糜財工用徭夫與練兵之休力
人不告疲材石則括舊在與增致者董役爲清江丞
刁鴻漸經始於壬戌夏五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左爲
先師廟東西爲兩廡前爲戟門櫺星門右爲明德堂

東正爲學官前爲學門廟左爲啓聖祠爲尊經閣
爲名宦祠堂右爲敬一亭爲鄉賢祠前浚二池近者
爲月池稍遠者爲日池池上建石橋三橋首建石坊
三橋左爲天衢閣右爲漱玉井左稍遠爲文峯樓敞
邃巖密丹矚炳煥皆經始於見吾公之規畫而諸君
成之丙寅歲陳昇峰捐資巖石謬徵標言記其事余
媿謏陋謝不敏顧義安辭竊惟

國朝森布學宮建官立師以教郡州縣之子弟使之崇
洙泗鄒魯之學習俎豆禮樂之節明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而又通天地人之故修先王之遺

當時之務俾爲世用社稷賴之非專咕嚙訓詁取嗜
爵祿而已然三代之隆六藝已陳四科之賢文學不
廢言語文字曷爲儒累碩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
何如耳咨臨故實先哲耆宿文獻具存或茹棠於獨
或擢芳於衆或居夷抗素或見危遂志或表著政事
或精邃經術遡瞻山川胥足顯靈秘而風來葉也然
考共夙夜永譽醇白不滓者道德爲先勲業次之文
章又次之名實本末之辨此其故可立睹矣諸生誠
無負於明時與見吾公改置之初指則必有豪傑之
士應運而出嗣休前聞無疑且余見見吾公至之初
載隣省用兵四境戒甲公能以其折衝樽俎之畧陳
布文德已而南征馳凱江漢底定公專用絃誦肇建
彝典偃武修文謂非太平之奇邁哉是皆可紀也已
僭不自揆敬書之石以識成功且使觀者知是後之
有關於風教重且大如此也

臨江府學名宦祠記

臨江府知府徐問武進人

夫上古亡名賈子曰烈士徇名名非吏所尚也自世
降王教衰上下相趨於文末官師率情以長以治刑
名者逸德脂膏者弗振舍是亦沉埋簿書事警給以
按時尚習以浸淫肇於秦漢繁矣惟其中惴惴循理
因生以樹德值事以懋功約已以艾民陟危以禦患
擄文以概志行之禮義發諸忠貞彌遠而愈沅聲焉
君子曰論以公實非術名也臨江先隸豫章筠州宋
爲臨江軍元於有國爲路爲府士大夫縮符分秩知

名於茲者寔多故祠中廢莫尋其始嘉靖改元壬午
余來二年公暇據史志訪聞耆老言因歎曰嗟乎傳
有之曰民不祀非族故有功烈於民者祀之今玄宮
梵宇遍天下黜聖金碧規制儼於王者民亦佺然相
崇奉及其徒世守之至官於其地功德節概流演及
明朝百餘年而祠尚湮廢非民之情所以妥遺靈崇報
事也乃與同官議合相地于郡學宮西偏爲堂三楹
匪陋匪華繚以墻塼龕以木主爰書其世號爵里名
氏以別同異無攷見者不書始於三國周公瑜訖於
今壬公泰凡三十五人以奉時祀

嘉靖元年夏五月
之吉

新建明經書院記

即中劉

松

新喻人

臨江郡學之徙建也卜吉弘規今中丞前分守見吾
陳公寔始任之已巳夏浙鄞慕雲管公來守臨釋菜
先師引博士弟子講習旣罷周覽四方矍然曰尊經
有閣制也經弗明弗尊盍增明經書院又曰諸生之
趨黌較也露竝星駢肄息無所盍增號舍已又曰廩
餼弗儲膏火弗繼養士不夙有司之吝也盍增學田
精意感奮衆營畢集半載尊經閣成葺閣前爲門四
楹號舍二間閣後爲明經堂亦四楹號舍四間周圍

繚以石墻閣前東西號舍聳立共七十間舍各有厨
室二間周圍亦繚以石墻置書院田七十九畝有奇
師徒歲貳其入爲資琴瑟旣調鐘鼓有節學官弟子
頌聲大作郡倅漢陽段君豸維揚姚君遜郡理宜賓
羅君嘉賓圖紀諸石謬以言屬松松謹記曰明制守
令六事首學較此其意深至也士挾書爲吏寧令過
闕里不趨遇童縫不頽祭器不滌儒席不治而曰仕
固當者吁非也群鶩然後作衆聽然後言毀譽無關
遂輟不爲時體使然也嘗勞佚之端覲難易之勢因
循適莫事去矣見義之不勇也簿書期會鞅掌朝暮

俎豆之事謙讓未遑無他彼有所急也數者之心一
入其中遂使聖人之居學士之廬至不得與老佛之
宮比較巨麗噫豈不謬哉侯視闔郡士如里閭子橫
經講義標會較文親勒朱鉛明示矩矱又諸所創置
完美如此民弗知焉侯誠有道過人遠矣蓋侯素愛
士士有抑直之匱則周之難則振之大過治之小過
款諭使易之勿爲張皇以故道無被衣冠纍行者較
無彌月廢業者市路之夫少與儒生變色者夫士惟
得養其節義廉耻之氣然後禮樂可興也是秋侯職
事賓興郡學應期而舉者得三人皆侯素所甄拔士

謂非表飭山川綢繆斯文之明效哉可以風矣侯名
 大勲字世臣繇鄉魁中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
 禮科給事中陞刑工左右給事中拜今官爲郡內行
 醇潔外政循良訟平賦均吏畏民懷若正宗法置社
 倉築河堤繕道梁興鉅舉要流膏土地他美尚多茲
 石不具著謹記

清江縣學重建文昌閣碑記

中極殿大學士劉一燦南里人

清庠櫺星門左舊有文昌樓制甚卑隘歲久傾圮雅
 不壯黌序觀癸丑仲秋廣陵李公來視清江縣事公
 先任分宜治行卓異兩臺史交奏

當宁寵嘉移茲劇壤甫下車首謁

聖廟進諸生講說經義勉以忠孝大節卽區區羔雉之
 飭亦勿惰媮諸生奉命惟謹已徘徊學宮瞻眺形勝
 見地據湖西勝槩當玉笥閣息之奇惜異方稍窳維
 科甲往往不乏人而大魁鉅輔不無少遜時又以形

家者言撤樓之敞陋而聳以高閣則攬結風氣而人文可以大振云公慨然亟欲從事歲值大浸民無寧宇公拮据拊循日不暇給鴻鴈嗷嗷且圖其急者而學政尚未遑也今歲幸際寅興

聖天子加意薪燔俞禮官之請廣增鄉闈解額士類益用鼓舞而年復順成可以庀事公乃捐俸若干金鼎構之聚材鳩工命丞張君董其役伐礎奠基周傍環列巨棟拔地矗起三層甍簷翬峙上祀文神睟容以肅人士瞻仰巍然大觀直凌霄漢洵可作雲梯而探月窟矣嗣是

也公蓋大有造於清士哉學諭王君分訓喬君趙君仰公加惠盛心將勒之貞珉昭示無斃屬不佞載筆紀其事余稽文昌之神世傳張宿降靈爲周宣后之宰臣張仲氏德全孝友掌策命而秉國均蓋以道德文章而建中興之相業者也吾夫子千古至聖刪詩而述其懿行諒聖心之所素契者其祀之以翊文運也固道後之學者顧瞻此閣冲漠與孚先以忠孝視躬而後蜚文章以華國策鴻樹駿維世康民允爲社稷生靈重斯不負聖師之訓而文神以式臨而陰佑之矣於我公今日振作之意不大有光乎青衿其懋

勗之公今以朝

天往矣文翁造士嘗相興賢公皆有之太宰將以最績
奏行且留銓諫登樞軸廣羅才俊以作王國之楨凡
奉綦屨而樂陶鑄者且盡天下士也奚第清邑之人
文哉閣經于仲夏初吉而陽月落成提撕督作宛陵
張君子翔重有勞焉而諸生孫守爲等同協力贊襄
者也

重修城隍祠記

臨江府知府程應龍龍溪人

郡置守蒞民而守視聽勸誡有所不得及乃以神道
設教祀之神曰城隍實惟聰明正直而壹與守共土
是故守始至謁廟而戒民有所請叩廟而求廟傾頽
圯壞民以告守守修葺惟亟然聞之曰神道遠人道
邇或者其守實甚良燭靡不周叩靡不應則民毋庸
聽於神而修葺獨在官其反是也民無所如爭乞靈
於神於是神始赫厥靈而民亦竭貲奉之則修葺時
在民又其變也叢神假焉錢神靈焉之二神者可以

必有應而民亦遂謂神未足據則修葺又復俟之官
臨江有城隍舊涵迹天寧寺後洪武三年始遷今地
前守應公琚戴公瑤後先昂新拓地直三十五丈廣
三之二爲屋四十餘棟前堂後寢赫赫翼翼足生民
共于時修葺蓋在官焉歲久民玩群聚嬉遊鷄豕溷
穢值攢造則蓬華而公據之甚焉而置寄柩櫬又甚
焉而釘樹符咒官不與知民不以告此於彘三說者
不知何居惟孰是之祠宇而堪以瀆褻且容此不祥
之器及邪麗爲也侍御朱公所以慨然發憤謀諸程
公共白有司而嚴其禁并爲新厥廟貌亭檻神龕復

營退息數楹塑泥爲像者三儼然人道事之沍乎清
莫神足棲也顧守實未遑而至勤勞郡長者守則媿
矣抑侍御母亦憫歲之多艱臨民之不可輕動姑倡
誼焉而以佐守未逮也守嘉賴之因記其事樹之祠
下以告後之吏茲土其務使民謂守若神毋庸聽諸
神不亦謂守尚凜神之昭鑒可對諸神不亦謂守猶
未厭棄于神走謁神者神猶足據不至他神獨有靈
則善其有修葺時爲拯焉可抑有賢士大夫能告我
而佐我所未遑樂其成焉可若褻瀆如前誠吾郡父
老子弟慎母復蹈朱公諱楚程公諱達魏清江人皆

清江縣志 藝文
名侍御執法殿中者也守龍溪程應龍也

萬曆丙辰仲夏吉旦

重修臨江府城隍廟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陳紀綱飭法度昭明賞罰示趨焉而背之泰勸者其民愚也陳紀綱飭法度昭明賞罰示趨焉而遁之泰勸者其民智也其民愚弗可使智已其民智弗肯就愚已則徒以其紀綱法度也資狡猾之骫飭而已矣上治因之其次利導之莫如詔之敬孔子曰大畏民志語本也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權也今夫無情之詞論蹀誕聒載鬼車而號肺石至騁也使之詛三物以自矢猶惕惕有懼心者官之方可欺神之綱勿

漏也逋國課閃外徭百譁弗一應矣而州閭雜會欽
金錢賽禱輒毋敢居後有赫之鑒觀弗啻大府之憲
令也胥人者刻僞章侮文法盜驪珠於方矚而不忌
入廟則俛首皈依也何爲神之格不可度也故曰於
彼乎於此乎陳紀綱飭法度昭示民可知而以其可
知也骹之疾矣使吾有可知者以導繩墨之民更有
不可知者以威不軌勿使壞化而亂法夫民惡乎遁
故聖人以神道設教國家分疆定域而建官設其長
立其貳陳其廢置其輔而城隍廟並建焉理幽治明
與守令分任之水旱厲札於是乎禱之起大後動大

衆於是乎行之紀綱法度之不及於是乎正之民義
鬼神相輔而行也故廟制湏崇嚴肅穆顧瞻焉使大
人思合其吉凶而凡民自生其戰慄深乎深乎其以
開百世之善治乎其與民繇之弗使知之乎臨江舊
有廟在城中規制森嚴庭廡奧阼具備歲久而地棟
陵楸剝弗治恐積而生慢亾以妥神明讐頑玩集慶
祥迺與郡守諸大夫捐貲締造越厥士民忻躍手來
踰兩月告成焉迺進父老而諭之曰勿以小善爲無
益而弗爲也夫洋洋如在者念民力之普存也社稷
本爲民而立擾民以奉神則余弗忍木千章瓦萬個

磚千者什之聖百石芻藁百束冶入為鍊數十百劬
丹漆以劬計者十攻木之工千攻埴之工可七百丹
繪之工百傭手指千芻粟食當食者三十鍾費悉出
官府諸以材若工輸者咸準民價財取為用其勿擾
民協力助者自分釐以上皆收焉捐有狹豐善無盈
歎父老誌之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且夫上棟
下宇以避風雨者人也神則冲漠無形何聞何見然
而為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而居之尚急於人之為
其身計者何也知鬼神之濯濯之赫赫而洋洋而居
歆廼生其恭也明知鬼神之無妄明知上棟下宇而

居之之為所憑依然而冲漠無形也而在不測也又
安能等之紀綱法度之轍跡陽修陰恃百之密而一
之疎哉毋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毋以小惡為無
傷而弗去也神之權伸矣神聰明而正直福善而禍
淫也若然其式穀以汝矣樵蒸燠燎洋來格矣紀綱
法度相輔而行則於汝錫之福矣往歲自六月不雨
也至于秋九月臨陽擊柝聞於金川朝駕則夕極於
瑞東望豐城西接袁郡盈盈衣帶耳四至悉早境而
清江彈丸介其中獨雨暘若百室盈甚乎哉急公好
義之愛報奢也父老識之新廟落成值茶鋪垂穎有

恭敬肅穆之民心有五風十雨之嘉慶棘林無號惟
正蚤輸胥史文無害而飲醇買犢吏斯土者其道於
素餐覆餗豈非義黃上世哉既落成爰勒石而祝之
曰自今以始歲其有來格來享斯萬年

褒忠祠記

太魯寺
少鄉人歐陽鐸 泰和

臨江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
濟配報歿事也按志元桂字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
士歷官大府寺簿宋開慶己未元兵入潭鄂出知臨
江軍未有城籍民柵木以守制置使徐敏子軍金鳳
洲嬖妓不進元兵薄北門桂力不支脅之降不屈與
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歿之事聞贈桂天章閣待制謚
正節賜塋錢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歿所景定庚
申廟成賜額褒忠北門蓋其遺址也姓訛謚逸易爲

滯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德壬申李君亭
陽視學至郡因諸生請始檄知縣楊麟黜鬼像立二
公木主增飾規制以復厥舊又十有七年於茲廟日
頽圯不治知府錢君公良顧瞻嘆息加葺理焉弗後
弗損惟以可久余遶道郡下與公良追論其事曰嗟
乎北門之禍徐寔爲之也夫阨賊於藩其守在堂阨
賊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袁蓋已無臨矣擁兵自逸
致賊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身當之不幸而不勝以
至於死謂非其殺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貶宋於是乎
失刑矣予奪廢置並行而不倚如持衡然大然後可

以立國贈官易名賜塋任子立之廟祀報忠之典亦
宜矣而無救於宋之亡繇刑失而受死者相視也人
臣之義太上無所爲其次勸而善其次懲而善是故
守爲義則辟者報死爲榮則生者辱事有相形者也
而或易之苟辟而誅則莫敢弗守矣苟生而誅則莫
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槩賢者哉褒忠之舉夫
亦以爲世勸也繇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耳
目所及孰與廟近乃今頽圯相望曾滯祠之弗埒悲
夫嘗思之俗尚鬼而輕施輕施故興作時官尚法而
重費重費則不免因陋就簡而况異代之事非法所

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民視利如免乃城峽江新
府署工鉅費廣不自爲嫌吾問諸士民士民若罔聞
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爲厲乎知言
者亦必諒余之非佞也

褒忠祠記

湖廣布政司叅政 龔守愚 邑人

宋褒忠廟本專祀知軍陳公元桂正德間部使者又
以清江令趙公孟濟配享閱歲滋久廟日以湮嘉靖
戊子太守錢君公良再爲修復且以趙之歿後陳十
六年非所逮事不當在配位復得知軍鮑公廉死事
因爲木主三增鮑於左躋趙於右陳中處如故主皆
南向廟則仍其舊額屬守愚記之惟臨江古爲兵衝
不獨豫章之襟喉也黃不守則興國之烽通於筠潭
不守則湖南之波及於袁豫章筠袁失則無臨江建

炎已酉之覆轍是已而宋人曾不之鑑也迹三公之難何嘗不繇於是哉始開慶己未忽必烈自黃濟江兀良哈反自廣圖潭臨江版築未畢而徐敏子策應上流夏貴提兵援鄂我是以有陳公之難及德祐乙亥伯顏亦自黃濟江呂師夔以九江降吳益棄豫章遁我是以有鮑公之難至於德祐丙子阿里海涯取潭湖南悉平袁州送款而臨守滕巖瞻亦遁我是以有趙公之難嗚呼柄臣嬉而覆諸朝孤臣憤而抗諸野使賢人君子駢首就盡而遺民幾無焦類宋之不亡於己未可謂幸矣陳公之發徐敏子聞於朝故邸典有加因得入忠義傳及德祐時方講銜壁之禮制置使黃萬石賣降恐後鮑趙二公遂以不揚向微錢君誰則知之耶嗚呼木綿菴之臭尚遺起輦谷之鬼已餒而三公忠精赫赫在帝左右茲廟之成騎麒麟下大荒而惠顧焉忠憤之氣庶幾其少紓乎雖然自靖自獻名之章晦不遑恤也崇獎節義以風厲來哲於法令所不及者而寘力焉非行古人之道者安能與於此繼自今衣纓經遊停車展敬將必有慨然遠想惕然自思未雨而徹桑土疾風而知勁艸者矣斯舉也於名教豈小補哉

重建練中丞大忠祠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高皇帝御極十有八載初定科舉取士法倣古進子大夫於廷而策之於是臨陽練先生以對策剴直得及第第二人卒輔少主廢其宗以殉當先生之射策大廷也極言朝廷用人以小善而遽進以小惡而遽戮因具道古所為教養法此豈有意曲學阿世効平津之詭隨哉非豁達大度之聖人何能嘉納而拔諸儔伍也迨其輔少主守成忠謀入告多秘弗可考然王師飛渡金川不守先生固曰謀國之臣實尸其咎矣

當是時藩封泰重諸雄藩皆

帝叔建國之始不施其親曾有今日降霍叔明日蔡蔡
叔直爲此廩廩而計安宗社者且主父偃儉士也襲
賈太傅推恩之策則社稷以安方黃名儒也祖晁家
令刻削之謀而傾覆還至先生叅謀帷幄請誅一李
景隆不聽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先生無媿矣雖然
天將興之誰能遣之

文皇兆叶大橫祥鷹壓紐卽力學慕古有至忠誼如先

生經

高皇之神識拔擢如先生而謀之無成事之多敗先生

其如天何先生嘗語金學士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
當爲忠臣其自處審矣今去先生之歿二百餘年矣
令當日効長樂老子之癡頑何至殞其宗黨百餘人
然卽如長樂老子之癡頑卽不殞其宗黨百餘人到
于今骨肉髮齒又安能不蕩爲飛塵散爲冷灰也此
百餘人者又豈能仗先生之倖免而至今不爲塵飛
灰冷也死而灰耳先生灰而天地之浩氣長存世道
之嘗維不墜此百四十有一人者且至今猶有生氣
是先生反獨伸也故先生獨謀國之無成耳而謀身
則未敗也天但困先生於謀國耳未嘗屈先生於謀

身也余所訝者

文皇他日有言子寧尚在固當用之夫以

高皇之神聖廣大而親擢先生期大用先生以

文皇之天授雄哲而異日更欲用先生是先生經兩大
聖之識鑒卓然爲用世才彰彰矣乃寄心膂於革除
則弗効何也蓋臣子勲名德業總是君父所成好古
而不然者以摹古之學當仁柔之聽則臣主俱敝故
獨以節烈顯然則先生者遇聖主則爲良臣遇弱主
則爲忠臣者也慎毋以先生之節而掩先生之才也

邛馬也不病武王之聖射鉤也不仇仲父之賢以先
生百世祀其可也臨陽故有祠屏處城隅以春秋俎
豆先生而數椽湫隘垣塌級夷牧豎嘯其中弗稱崇
獎忠義典爰更諸冠蓋之所輾輪蹄之所集者以章
明風教而輪奐炳焉其教護屬功則邑幕李而棠之
拮据也

明宗書院小記

清江縣知縣王心純味縣人

古人言學只是家嘗茶飯而晚近似看作一題目揀擇去做以故下士每目為迂濶厭為格套裹足不入而上士則又殫精斂神於奧窔之內以為是千古一奇特事不知學非格套而亦何奇特之有夫子言學而即繼以悅樂其稱顏氏子好學但云不改其樂而先儒亦教學者尋孔顏樂處蓋其中有真趣存焉學者志學而不討真趣所在欲其駸駸不已難矣然欲討真趣莫急於明宗宗者何即大學物有本末之本

也在唐虞謂之中又謂之一列聖相承無古今無智
愚一也譬之水然得其源則派派朝宗矣譬之木然
得其根則枝枝暢達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學不明
宗猶之乎不學也臨陽爲文獻淵藪而書院之建缺
焉余蒞任碌碌四載有志未逮於今春謁太史楊公
商及此事太史力贊其決又奉直指劉公捐金鼎新
練忠貞祠余思教化之原以講學爲急而忠孝節義
正學問之大端意圖合舉而並峙焉謀諸薦紳先生
偶購得蕭氏別業一所風氣爽塏規制宏敞前楹用
妥忠貞靈而以後溢供講堂甚合兼有魚池蘭樹可

供菓而復捐俸置田五十畝爲歲時供給修理之
費闢門墜坊覺煥然可觀余因是而竊自哂書院之
不可已如是而五閱歲始建何居則余又自咎人有
不可以講學者三名利根未斷者從義解作活計者
表裏兩截者余得無是乎安敢遽人之不可與講學
者三不從性命起願者意見未捐者滿假自是者人
情得無是乎安敢遽若是思維省察今五閱歲矣自
覺砥礪一念或可無大戾於名教而遍觀諸文學又
皆斌斌質有其文也乃敢拈明宗二字相告以自附
於聖門知本之訓云耳夫以夫子之神聖尚以學不

講爲憂而至窺其所爲講者初不闕言說何言而行
生無行而不與如是已矣語云言教拂身教從吾知
諸薦紳先生定有肩先覺之任而以身教作大總持
者矣忠貞公則身教之最著者也君父天性歿生罔
罔不假安排此是不學不慮真根宗而先儒又云東
漢尚氣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此於學問
之際微矣學者爲能相引於悅樂而日孜孜焉未有
不能究竟者也謹忘其固陋而爲之記以諗同志者
崇禎丙子孟冬吉旦

文丞相祠堂記

南穎巡撫
都御史

謝

杰

長樂人

嘉靖庚子間先少卿以歲薦謁選天官卿夜夢之任
庠無明倫堂覺而異焉曰斯其遐陬下邑乎胡陋甚
乃爾比放榜固臨庠也臨名郡當不至是意夢且不
驗及抵任堂之扁曰明德則夢無明倫之符也蓋是
扁爲宋信國公文丞相所書後人重之不易而數之
前定似亦非偶然者先少卿繇之裨躬飭度卻贄周
貧勤以課土工以屬文率鑒茲明德期無愧於此堂
杰不佞以孩提侍左右憶其概如此嗣後因之稍稍

習聞信國公死宋事甚具與其詩有的人生自古誰無
歎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是時赤子腹笥中未有一
古人而先知有信國齒頰間未有一古人詩而先知
有過零丁洋者先少卿之教也先少卿又嘗言臨既
堂明德可無祠信國公第恨余力綿徒寄余臆耳小
子識之杰曰唯唯居五年臨司訓最擢諭朱厓以去
尋復挂冠東歸不與聞臨事者幾五十載先少卿且
謝人間世二紀矣庠之遷乎堂之去明德仍明倫乎
署之鞠茂草乎無論先少卿不知不佞亦不盡知也
頃近以童貢節過臨詢之諸故老始盡得其地廢狀

有不勝麥秀黍離之悲者乃明德之扁歸然獨存豈
神物者護之與抑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不忍終棄
者在也不佞因謀割俸廩祠之以成先志於是臨諸
君子叅藩觀察而次迨于二千石六百石諸文學薦
紳賢良童縫之彥靡不欣然樂助計不佞所割僅什
之三諸所助更什而七焉期以其八葺祠如干檻爲
栖神之所以其二斥田如干畝爲享薦之需不數月
祠行告成按圖則外爲門門曰仰德中爲堂堂即明
德而信國之主在焉後地蹙隘不容車規涉不稱衆
患之會先少卿故所賑貧生楊氏庭者弟京四有隙

地聞之曰恩人也敬輸以獻又鄉進士黃君學以累世通家誼亦樂捐屋而餘基十餘丈遂得展拓又如千楹併先少鄉祠焉後竣僉問言於不佞不佞無所辭後言曰夫明德者非大學聖經之旨乎固人心之炯然不昧者也而其要莫大於忠孝傳曰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示德之目也又曰孝者所以事君示德之貫也知其目又知其貫夫然後炯然不昧者可以常存而稱之曰明信國公危身急公破家殉國委蛇就義出萬死以完其貞厥忠盛矣間讀六歌千載令人歔歔欲絕迹若疑於非孝者不知忠之與

孝同條共貫猶之人倫天道然無二致也惟睢陽爲能一天人惟信國爲能一忠孝皆其天秉殊絕妙契道真故獨見其大者若是則臨庠所以堂明德之指也觀諸日月懸象著明高炤萬古交必黃道經必黑齒入必拒格長留之間文明所屆億有六千里者固日月也而半暈重輪纖悉畢燭虛而生白隙而容光亦孰非日月也哉信國之節振古爲烈信國之神所在通祠雖賈豎孺靡不知有文丞相者明明厥德是爲日月而已矣臨庠一隅或亦德之餘輝生白容光乎堂之者神留祠之者義起彼都人士顧瞻廟

貌孰無高山景行之思思則慕慕則法祛其有己之私堅其勿欺之念忠移之孝圖自靖自獻於

明天子之庭則德之明也於是爲大雖謂人人而信國焉可也是舉也先少鄉之志諸君子之義足稱惟德知德惟忠知忠信大有光於名教而杰也陋無與比數然得藉手以少追於不孝之訾是亦聖經之遺則也已先少鄉謝氏名廷袞閩之長樂人官終瓊山縣教諭以杰貳光祿時贈故稱少鄉叅藩鄭氏名時章漳之龍溪人觀察袁氏名年蘇之吳縣人郡守高氏名從禮浙之仁和人清江尹龍氏名起雷綏寧人臨庠掌教吳氏名萬全候官人清江諭吳績浮梁人咸與有賢勞例得書祀田祭器另紀之碑陰

萬曆甲午季夏吉旦

重修聶侯廟碑記

順德府同知 聶 璜 邑人

侯聶姓諱友字文悌南昌人生於赤烏年間少負奇
 氣逐鹿至淦陽封谿箭中大樟乃伐而筏之怪息江
 翁人利於涉而祠之遂名其地曰樟樹鎮一名鹿渚
 云侯自少文武兼資姿髯修美虞翻與語奇之以書
 薦于豫章太守謝斐斐以為功曹因至京謁太傅諸
 葛恪禮侯為上賓封將軍命伐儋耳有功而歸授以
 丹陽太守惠政名于時恪以兵勝魏復欲逞北伐侯
 以書力諫恪不從後果無功已而侍中孫峻忌侯功

畧因譖于恪而禍之欲謀移之鬱林侯聞忿發責志以歿時三十三也鎮人遂祀而報之呼爲聶公廟云至宋季乃神威孔章凡里中雨爇之控痒疾之呼隨應而響且在李遠軍中潛啓默翌助順剔畔變幻不已屢獲勅命錫以廟額嗟夫侯之功懋著於吳侯之神始顯於宋或者竊有疑焉殊不知樊將軍漢人也而顯於唐李中郎唐人也而顯於梁要之天地純剛正大之氣鍾于人而不克伸于時則其積之久必有附日月以爲明附雷霆以爲威附山川以爲流峙附草木以爲天喬附霜露以爲肅殺者矣是故宜侯之神若是其久且大也夫先王之制祭祀也有功于民則祀之以歆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數者侯皆有焉是故宜侯之血食茲土若是其悠且久也夫易之渙曰王假有廟故漢高入關之初乃作祖廟宋儒謂其知萃渙之義侯於瓚爲始祖瓚家譜牒尊侯爲首稱茲紀侯之顛末於廟是亦竊附漢高之遺意且以彰甯君恒載等葺祠永盛之意以識歲月不忘耳若夫存世之功歿世之靈先後諸碑之刻已悉瓚何敢贅廟工始于嘉靖甲午而成於嘉靖庚子今惟刻石以紀云

嘉靖壬寅仲秋吉日

重新修建東嶽行宮記

吏部
郎中張徹新淦人

五嶽天地間最大神最靈前代有國土者以其能興雲雨利民物極以帝號

皇明洪武初虛其號而不用咸以神祀之所以示敬也臨江郡城西二里舊有東嶽行祠通祀五嶽而東嶽無專位每水旱疾疫吏民禱之虔則應祠之建置年月不可考經歲滋久日就傾圮吏祭不恭民慢不敬盲風恠雨並作水旱饑饉相仍宣德元年夏四月不雨百姓無所訴呻吟遍野遠郡守寶坻朱侯得歸自

京師與僚吏謁祠下禱曰守不德無以格於神幸奉
聖天子明命作民牧典神祭神聰明正直閭我民以雨
我其新是祠明日復謁禱如初於時玄雲勃興雷電
交作靈雨隨至入府庭大如注官吏相慶士庶騰懽
溪澗有湧泉土田無龜坼連三日萬畝沾足百穀有
秋向之呻吟變爲歌謠遠路之人莫不曰太守雨守
蒙神惠諭於衆曰願新廟者無食言於是命耆民談
于建等以庀工鳩材經始於宣德元年秋八月息工
於宣德三年冬十月規制一新金碧輝映位其中以
奉東嶽與其侍從舊之五嶽爲寢宮於後以柶前之
左右分善惡爲二十四司又其前作三門而翼以從
屋神各肖以像鑪竝香案之屬亦各極其整脩祠成
宜有石以登載事蹟守以文屬余余謂昔也神不以
宇則無所降依今也神受其獻則有來景福非郡守
能盡愛民祀神之敬其能致新廟有翼而神祀有永
如是哉故爲文俾刻之并系以詞使工祝歌以祀詞
曰神降兮泰山靈皇皇兮兩間乘雲氣兮往還與日
月兮相與循環作民兮威福十雨五風兮焦以沃侯
之祠神兮疇景貺神之報侯兮榮寵祿祐我民兮以
繁社豐我嘉穀兮驅我厲鬼我民報祀兮無窮已自

今考延於永世

天寧寺碑記

學士危素臨川人

臨江府大天寧寺在唐之先曰興化寺咸通中領南
 觀察使常公宙道出清江維舟寺下夜觀江中有異
 光募漁者浚水得鐵佛五移寘寺中因改創焉邦人
 稱之爲鐵佛寺此郡志所載云宋賜額天寧萬壽紹
 興十二年更號報恩光孝禪寺江南版圖歸于元至
 元間有旨命講師三十有六人卽列郡諸寺大開講
 席靈巖泉公實來臨江政大天寧寺易禪爲教所講
 以唯識論爲宗傳匡山可公創立教規師徒有則迨

見堂徹公才識英敏美譽益著香山果公增置水田
歲收爲石三百觀外慈公入覲慈仁殿內翰揭文安
公爲製請詞還則改創大雄寶殿棟宇壯麗爲郡偉
觀內翰虞文靖公爲之記篆其額者倫魁張文穆公
也德巖公居五年而兵燬踰年省兵復臨江寺宇重
建歷代俱奉璽書任持至空碧瑩公道阻不通領郡
命繼席十年兵難迭作寺事曠弛歲甲辰仲秋之月
郡請沙門克文主之畚瓦礫闢草萊志圖興葺乃仍
舊基謀作正殿經始於歲丁未十月會郡守劉侯貞
以吏治之暇繕城郭新公署群情僉同百廢具舉召
父老而諭之曰斯爲一郡佛寺之首祝釐報上舊有
道場可不助其勦作之役者乎衆曰諾期年殿成廣
七丈五尺爲六楹深四丈六尺崇如深之數木石脩
整甃甃堅緻旣還舊觀遂來請記嗚呼四方之金革
歲久而不解名山勝迹毀滅幾盡臨江之天寧雖遭
逢賢侯僚家協和民情孚應願殿宇之先成輪奐具
美抑克文師之所立有以致之歟唯識之論法義甚
深學者卽是通之心華發明洞徹無礙殿不徒作矣
素藐焉晚出於虞氏何能爲後姑識其歲月而嘉其
興復以告來者耳侯字子貞漢泉人爲政廉明練達

課能稱能克文師號雪印通內外學澹泊自守初受
經新喻之雲山院學徒應夢慧忠永福相其成者縣
令李惟敬國史臨川危素記

重修慧力禪寺記

臨江府知府程應龍龍溪人

慧力寺其先爲歐陽處士宅宅產瑞竹名瑞筠後爲
寺取爾瀨江名惠波最後因瘳唐帝異瘡乃錫今名
相傳爲楊救貧卜向地自南唐歷宋至元盛衰興頽
者幾盛則名僧輩出默證佛性大演教宗禪心詩思
雅重名流最下猶能謹守寺物無負國賦以是冠蓋
雲集士庶會遊松筠楓栢夾道連城衰則棄教蔑戒
爲世厭薄輪蹄稀至逋負日多質山鬻樹迺散以去
寺所興頽亦繇於此明興有朱公以忠倡修此寺後

經回祿厥裔今侍御公璉爲孝廉時復爲祝疏以紹
先志歲久復頹茲家居恢宏初緒延僧鼎新侍御居
恒嘗語余是寺有海印禪師能運法力擊碎石龍俾
郡不至沼今石骨猶存有羅王曾現神力護郡避賊
民千百人寺中賊馬至寺橋皆跪伏賊懼不敢進今
伏馬橋在寺前觀茲則寺慧力誠良多豈僅一劑赫
靈侍御是舉亦爲郡功德崇報竈獨後身作因果也
耶肇工庚戌年迄茲歲月底厥成爲殿者三曰天王
曰羅王報恩曰觀音爲閣者一曰千佛復爲莊嚴其
像費金錢千緡皆侍御出之蔬素贏餘不以縻衆信
也功竣而余守茲郡因紀其事勒之貞珉嗚呼先後
興頹之故亦可思焉

萬曆丙辰孟秋吉日

重建禪林寺碑記

武英殿張位新建人

臨江府東關外舊有禪林寺故老云唐初剏也寺有古栢二株徑十圍叅天百尺左雄右雌雌結實如菩提子陰雨光怪蓋千餘年可稱寶樹矣昔有宦遊茲土見其木佳妄意狸首者鋸匠甫遣而闔舍病眩已而悔罪復蘇鄉人神其事謂有呵護焉遂建三仙及壯繆殿於其地然寺廢如故寺舊載嘗住田八十餘碩鄉豪牟而有之諸衲烏獸散法輪金像轉徙淪替昔之鳴鐘梵唄禮誦威儀徒想像荒烟蔓艸之墟而

不可識近年鄉縉紳先生若大叅程公憲副彭公同
學史朱公議建玉皇閣於闕壯繆之後未就朱公素
行其德於鄉乃銳意力終其事工竣郡守王公來視
慨然謂朱公曰此佛土也圯而復振今輪奐美矣廼
無一辦香爲西方聖人地何耶朱公告之大尹李公
皆以爲然遂獨身任之蠲橐裝庀木石甃堅等物部
署役作王公李公捐助夫力木植廼作爲正殿三楹
中主大雄氏左右裝塑諸天阿羅漢守道叅伯錢公
巡道總憲黃公偕助之同題曰雙栢禪林梵宇莊嚴
香火毖飭屹然臨汝間一巨觀矣竊謂大雄氏之傳

派起自夷裔咸謂悖紊中華正教當人其人廬其廬
童而習之較然矣夫人生有欲非禮法以維之則亂
至若閨壺也公族也庵宦也貴胄也夷狄也詩書禮
教之所難訓刑辟法律之所不能加任其性之所之
而恣爲饕厲一聞因果報應之說輒懍然懼惕然改
是其陰翊世道不淺胡可廢諸世之人披攘困苦於
塵業之中無能自脫一旦入化人之境花木清幽焚
香息念談說無生味趣便有悠然出俗想若膏腴酣
飽啜苦茗而喉膈爽然厭穠得澹亦一適也又胡可
廢諸顧獨怪近來深山僻野庵院碁布冒私剽之禁

人捐福地靡問而奸宄托跡遊僧潛竄僑寓借爲遁
逃淵藪是何耶焉此淫祠不待梁公而毀佛光不俟
明道而除者也恒謂與其創設新刹毋若修復舊寺
之爲得乎况茲禪林廼古高僧卓錫法土夙稱名刹
且居通衢輳集難匿非顛宜延德士任持以佐薰修
而杜游閒卽異日瞻禮者考廢興之故而益堅信心
以杜衷萌誠盛舉矣朱公言古刹棲靈必有所司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茲寺之爲豪有也弗能久也今此
之金壁輝煌而彼之灰飛烟滅良可憫已胡世之精
謀力奪爲陰陽宅者徃徃悍然不顧覩此不可爲永

鑒乎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戒斯世之毀折像教者
朱公又言維茲禪林當吉顛宜春諸水下流而縮其
口在形家言不宜廢自刹之復而郡中財賦人文倍
於曩時有左驗矣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培一方之
風氣福利者余聞斯言因嘆朱公之用意何深而施
德抑何弘且遠耶寺古名善林寺新修郡誌載名禪
林寺遂仍之禪善同音同義也朱公諱璉辛未進士
官侍御史督學憲副與余同舉於鄉因不辭而爲之

記

萬曆丁未孟秋吉日

重修崇真觀記

翰林院編修張九韶邑人

崇真觀在臨江郡城東北三十里地名棖湖東晉旌陽令許真君敬之棄官而遠遊也道經于此樂其山水之勝鑿井得泉飲而甘之遂煉丹于此植樟一株以識其處其樹上分八枝大圍六丈陰蔽一觀因名之曰樟陰宋大觀初管轄公靈遠自閤皂來主是觀良齋謝公爲方外友謝公爲尚書時請于朝賜額曰崇真至宋之季年任持喻公丹崖請于丞相文信公爲題曰勅賜崇真觀至元初棟宇以朽腐將壓至觀

事杜公吾信撤而更之自三清殿以及樓閣廊廡皆爲一新至正壬辰觀宇悉燬于兵而古樟亦羽化而去獨根株存焉任持楊公定昭亂後與其徒陳志順等畚瓦礫薙蕪荆重創殿堂以奉香火未能復承平之舊貫也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詔遣道官分行天下清理道教併寡歸衆而崇真遂隱然爲一大叢林矣今任持楊公茂林奉

制往廣西清理一道七府之宮觀竣事而還既復

命歸與其徒罄囊中貲得若干貫不足則叩諸鄉隣素

封之家樂施之士以求助焉合是二者市材庀工首建三清正殿次及真君法主之別殿以及祠堂寢室門廡庖福靡不畢備經始於乙亥年十二月十三日訖工於丁丑年十月望日爲屋以間計者二十有五繚以周垣甃以甃甃亦既完且美矣書來論余記之余惟老子之教行乎天下通都大邑洞天福地琳宮瑤宇興廢靡常或墜而弗舉或久而愈昌雖曰有數存乎其間然亦繫乎荷任其事者之才與志何如耳夫有才而無志則不能以有爲有志而無才則不足以有爲今茂林之在是觀也以有爲之志當可爲之

時而又有能為之才則夫為之在我者未嘗委之數也故其建立成就有可書者吾故為序其事以記之俾後人繼是而居此者相與扶植而修葺之使永世可也

洪武乙亥仲春吉旦

重脩陶母墓記

翰林院 張九韶 邑人 綸修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為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塋也按新淦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志又云南唐時徐鍇嘗為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曆中吳中復為宰於此亦嘗叙其事以為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曆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為真跡矣然臨江未建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

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樂爲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于朝始遷今之治所以墓之塋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舊縣則今之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嚙故址不存今不可得而考矣姑卽今墓所在而言之墓也當闌闔之間直衢道之左其地從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扁鐫且隘陋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巳春嘉禾楊子山來宰是邑曾未期年庶事以理一日過墓所仰而視之則棟宇傾頹而瓦礫穿漏也俯而觀之則磚甃缺裂而蕪穢全集也歸語同僚曰爲政之道當以樹教化爲先務且以陶母之賢而塋於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焉者也今其亭宇凜然而將墜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於是捐已貲構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堦又累甃墻培其墓而墻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於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於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礱石以記其事而請文於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於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

國家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之事惡有不理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乎請以是為記

國子監記

雲南提學副使彭綱邑人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太守方峯先生新
寧熊公新作臨江府城制始脩也臨江有城昉於宋
厥後或修或圯元至正甲辰

國兵克僞漢臨歸附因元之舊置千戶所戍之後所徙
城夷然週遭礫址曠地隍池諸門之闢猶存正德六
年夏六月華林盜入禍極慘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
捍衛明年公履任周視內外心剛志奮乃理武事乃
覈帑度計可施則具言於當道度地籌功鳩工庀器

配役於民伐石於山址之以石累之以磚結之以灰
內外夾施經始於壬申六月至是訖工爲輪廣凡三
百雉有崎爲高凡一丈六尺有崎爲女雉凡二千九
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什之七爲厚下一丈二尺有
崎上殺其二實以磚石覆之以土其平如砥可以驅
馳運五兵爲敵臺凡一十有八旁出城十之三爲串
屋之楹凡一千四百七十一爲臺門六架以危樓皆
仍其舊而加治焉惟西則夷其闌而重新之視諸門
益壯爲木竇六皆甕之以甃楹之以鐵以泄滂潦之
害爲隍池皆覈出於民與城曠高下而重浚之凡工
與趨事之民皆視其事而上下餼之直之凡費過白
金以兩計者八千三百七十而旬月犒勸若魚米酒
肉之類則不在是凡爲費公皆隱度通融公帑所儲
蓄而助以聽訟束金之餘與舊例商估縑直所謂堂
食錢者民弗與知也噫百年廢墜一旦復興蠹蠹言
言逶迤起復遠而望之則虹霓盤卷憑駕河山迫而
視之則陰陽經緯蔽虧日月民安其居戎息其心我
據其勝矣今夫成天下之事者有三曰志曰才曰時
有志而無才則踈而不合有才而無志則靡而不振
志且才矣而不值乎斯民企望之時則卒然使之未

必不以爲厲已此古今豪傑抱志與才徃徃至於慎
 憤扼腕銜其事功之不見者爲是故也惟公適是三
 者而佚道是用此其所以克樹衆人久隳之峻功於
 反掌之間若天設神化然公於是可謂能矣抑天其
 或者將有以昌公之策於方來而先以是爲兆也不
 然何昔之難而今之易也耶始臨之民阨於盜燹之
 餘一夕而數警者凡數年感公之障固而引之凡耆
 宿壯少莫不歡愜戴向願壽公德於無窮於是臨之
 縉紳相與合謀得石而礪之屬綱記之公名希古字
 尚文

任刑部郎中平今官其爲政因繩律以寓仁愛云

梅家畬記

鶴慶府知府 孫 備 邑人

清江水害梅家畬爲要舊有堤善崩春夏浩淼歎激
 蕩沒民產虛賦之家千餘戶且厓隣毘陵養齋先生
 刺臨三年水禍無虛歲因嘆曰民害若是如之何弗
 吊而悉食其力乎於是積罅縮浮財用度可乃降省
 規制授父老子弟且畚鍤板築從事隸習知事者八
 人爲長分命屬僚先後釐厥工自壬午秋八月至於
 癸未春竣事修百丈中股弩闔水勢東瀉濶二十丈
 高半之旁教民雜藝靡縵圖經久是歲水三至東瀾

繇軌無害黎服大悅走公廡下稽顙謝公不居曰若
民勞也其善視無喪厥功於是咸德公無已相率求
其鄉大夫孫備銘石道左繫遠思焉夫治民當恤其
大也子產乘輿之譏謂夫小之也惠盡而害猶是也
公之理民利病甚多惟築城江岸築茲堤竭心力焉
蓋二處相傳有水怪而咸卽功其昭德之致乎夫德
昭而民不忘者人心也立辭以像賢者示遠也遠而
益知有公吾郡不重矣乎詞曰湯湯楚水大江具區
孰汨而橫孰道而趨蕭蕭梅畝列水以家昔胡嗷嗷
今胡歡譁維彼歡譁匪民之吒哀斯遺斯疾病有告
其告維何天降淦水蕩我田廬饑我父子惟茲父子
將逝樂土愉愉徐侯來此遐莫遐莫來此憂心策策
奄有大防於河之側靡云不逮孔棘有成靡費不貲
民弗覲瘖維豐有年維筠有歲百世之閑三邑之惠
勤官漳澤古昔稱賢工重民力春秋書年嗟嗟徐侯
一德溥功茂民歌民頌與石同壽

重修梅家畬隄記

河南巡撫
都御史龔亨 邑人

清江之東有鉅隄焉曰梅家畬當袁贛之衝每遇霖潦相仍諸流叢奔隄輒壞焉敗廬舍沒禾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正德以來七築弗底於績地遂再易嘉靖壬午冬郡守養齋徐公問殫心悉力集民以築乙未春大雨水隄復決連歲如之曰魚廟背曰李家園曰龍潭曰趙家園社公山蕭家園爲隄凡七皆爲洿池水勢泛濫吾民其將魚鱉乎丁酉冬柳陽台峯李侯易以地官正卽出守吾臨下車之初詢民疾苦維

時鄉進士黃君璉杜君欽德等條陳以告侯乃慨然曰茲惟吾責哉於是謀諸同知林侯志麟通判魏侯煥推官鍾侯允謙衆議克同訂謨攸定乃進鄉之耆舊而言曰捍災禦患以衛四境予曷敢不力其事爾曷可不事其事乃進屬吏而言曰某才可幹其董而後若怠於事國有嘗罰乃祝於城隍之神曰神爲民而立民依神而安默相厥成以益吾民寔賴神功仲冬之吉庶民子來力則出於一鄉財則出於處分統率有方省試有期故下不知其勞焉上不見其費焉而其區畫形勢相度地宜皆出侯之定見爲長四百

丈橫徑二百丈壯固崇厚視昔有加越戊戌春三月功已告成何其易哉蓋侯誠心感民故民易動佚道使民故民不怨一方安堵無復昏墊之患侯之爲政可謂知所先務矣繇君子觀之下咨民瘼而悉知其情智也視民之溺繇已溺之仁也毅然爲之浮議不惑義也從容以役民而不促迫禮也一舉而四善具民用賴焉繇是而推之敬老慈幼薄聚斂省刑罰順天時因地利五行各適其性道將大行於天下矣詎止福澤吾臨已乎夫侯爲政三年簡約持身節用愛人力欲追古循吏而茲隄之修後以其時民享其

清江縣志
藝文
利功獨白着尤璉等之所欲書者也故因其請僭爲
之記以紀歲月俾後有所攷云

重修沙河基堤碑記

海鹽縣知縣黃之俊 邑人

清江故澤國也邑迤東北實維修德鄉地更窳下童
貢鈴江二水滙其潛歲恒不免墊溺所恃屏障長堤
捍之堤之修三十有餘里沙河基最當要害外扼江
濤內瀦潭水潭深淺濊類有天吳無支祁之屬窟宅
其中嘉靖丙辰間堤會就地鳩財四邑祗役兩朞僅
稱堅好纔五紀爲今丙辰堤之嚙於狂瀾者幾三十
處而沙河基遂决裂至盡民間丘墓田廬蕩爲沙磧
怒濤澎湃且及筠豫爾時郡邑乏長事委元流後用

饑莩竟草報竣搏沙所成不匝月水再至潰矣堤潰而漂沒倍之上歲矣遣鄭大夫公使旋復任而邑侯周公甫下車二公目擊民沴憂心怛怛亟思所以葺理之斯際也災民難堪再後勢必官募工募工必仰息左帑仰左帑是終無堤矣又往事水鄉獨當衝決決則獨當版築而他坊高枕食蠲食賑此邑侯所以慎重始基進鄉紳縫掖父老而庭議之議之而以脩賑積鏹暫從事也詢謀既就僉謂宜有專司于是大夫公毅然身督理之寄而邑侯慷慨引資給爲已任顧費出不貲力不能神鬼輸之前此之因糧分派通縣協濟如聶家巷鍾家園等役又不能按故事行之而時更有所逆闕甚欲堅執其隄而肘掣之中格之非俟敷心剔腎目幾蒿而食幾肝安所節縮權千金爲經始地庀費甫定畚鍤可舉乃簡鄉民之有幹力者爲之長募丁壯千人受役首事沙河基他若窩灣蛟窟龍潭社公堆蕭家畚饒家腦紅菱塘鍾家園以次聽民自効力而官加優給焉于時大夫公方艤單舸水次戴星起行工間指畫勸相盡酉乃休時復走他餘處省視重趼不頓舍一切櫛沐半在風露中蓋八閱月而如一日也春首積雪寒裂膚窮閭

小人方蒙首粟粟卧宇下而公已孤行淖溚中三老子弟竊憐公泣而踞進曰公勞苦休矣公綦雙鬢厥事其自視不遑有躬何知卽安諸所爲椿深而櫛比薄堅而鱗次土擇善壤槌引九牛一一自公意翊爲新規甫踰時望若岡陵卽如金石矣堤之址廣十五丈頂廣八丈高五丈長以百二十丈計其他又若干丈始丁巳九月之朔日迄戊午四月念八日工作視上年省什之六而底績百倍過之費資二千有奇公帑曾弗半而二公不煩民那措捐俸處之裕如豈第苦心拮据爲難其才謬優綽非尋常可測識萬一矣

總之任資給者非偏經費而真念時縈于力後任督理者非偏營度而長慮每厯于支更調于寬嚴兢絀以貫于徹始徹終之際雖費幾許勛勩與鉅後而寔行所無事以故民忘勞而功神迅也且大禋餘息人得以力受直于官是又救荒一助矣而更虞他堤壯不沙河若堅此瑕彼猶之弗堅勒限補葺視昔加嚴則二公固未嘗湏臾忘軫念也先是滔天之後鄉民仍半歲汨泱泱中瘡痍之衆撫江湄號曰天乎何芻狗吾民極也介介衣帶水不畀一慈父生活之其魚矣而獲微惠兩公沫煦祗席有兩公則有河堤有

河堤則有水國之田廬戶口駸駸復有生人之趣微計其後卽比歲二熟獲登篝車穰穰曩之凝淚江湄號而叫九閩者無不手加額歌舞明賜曰二慈父與我麥秋也尋與我西成也二公之功萬世矣茲民有天幸大夫公總郡邑事得時時顧問工作而侯以入覲奏最爲第一人最第一而秩未深再當屈治清則二公之長城我億衆也豈有窮期哉不佞借縫掖生長是鄉席堤之庇保在雲仍敢以不文忘紀誦耶貞珉之勒第緣堤工告成事耳至于周澤漑汪茂烈鴻鬯則嗣是當永永像之世世祠之與長河共天塹七尺石云乎哉然愚于是識兩公之大焉拯民痛瘼不啻負疚仁也家視民事整力殫財必期底績誠也諏咨盈庭不築舍道旁斷也一德相成如墳應麓和也出此可澤八紘可貫金石可立剖國是亮天工一堤固緒事焉夫黍苗之仰桔槔不如其仰陰雨二公立且滲漉四海清民其首被河潤者耳河堤其治行卓異中之一班者耳鄭公名朝棟號二瞻楚之澧州人周公名宗文號開鴻越之嘉善人書以風後之吏茲土者

萬曆戊午季冬吉旦

重修沙河基圩堤碑記

福建按察使程達邑人

清江之有水患自昔已然乃浸淫龍蛇之歲及今萬曆丙丁而墊溺極矣水悍嚙江塍決河堤貫劔渚筠川間諸要害圯者數十而沙河基一帶為甚田廬首丘漂沒萬計此水國亦一劫運也前此類決類修然亦旋修旋圯無乃當事者苟且支吾致此天幸開鴻周侯令下邑席未及煖而惻然若已溺也緣集鄉紳孝廉蒸群髦士覲求水勢地勢商為一堤不復圯之計予時蒙

恩擢總八閩憲事待次里門謬陳六議以對首擇王者而次及一切工費時郡二大夫二瞻鄭侯捧檄吳越市絹上供事竣而餘值五千緡悉輦而還公帑大中丞太蒙王公心竒之會清人數萬萬狂走叩閤以侯監督請予行次章江晤監司兩臺使力爲愆懣報可一時三老歡慶額手曰民有天矣兩侯受命慨然身肩之鄭侯曰身親行河估計丈尺堤長無簽市猾岸土無襍浮沙夙而作晦而息偕悞悞登登之衆分甘其苦吾爲政周侯曰身筦管籥悉索敝賦出納惟謹

母恂一時之費吾爲政蓋自兩侯同心而清民真有天矣經始九月之朔日役數千人日費數十緡逮十二月而自沙河基通牛灣一帶積歲傾圯要害處處屹若砥柱微獨居者復有盜宇畔者復有定阡會當貢輸孔道諸奉計屬車纍纍輦上者無不詫堤工之速而堅壯且百倍疇曩也蓋兩侯茹檠貞操弄丸妙用洵稱才誠兩合故能任勞任怨排衆議而適觀厥成先是主郡事者因民呈辭斂心兩侯意稍不平偶一倅以遷秩行卽支吾違歲者見當道以三百緡費對而不知工役未一月已費七百緡矣當此時爲兩

侯擔當者不亦難乎民仰窺兩侯一片苦心而歲荷
覆露之德藉不有記述以誌永永母論悖德者不祥
將曷以風示來禩予赴任浙藩過里環堤之人具狀
以邛予曰若曹不諳令甲兩侯肯爲若狗且吾儕戴
兩侯如天之福一堤詎足槩兩侯爰復邛穎而繼之
泣曰小人安曉令甲亦敢諛侯功德第欲使百年後
識堤之所以永自兩侯始耳予乃驟然曰有是哉辟
之于釣維絲伊縉辟之于舟維柁與楫微鄭侯無以
遂周之仁微周侯無以展鄭之幹兩侯相與有成而
當今河南北虜何事不立濟者一方一堤云乎哉春
秋之法凡土功闕于民者必書茲堤也挽劔筠之迅
湍殺袁顛之支流所關最鉅故不却而爲之記
萬曆己未孟夏吉旦

清江鎮復古堤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瀟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為章江石磷磷不盈尺行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為吉州踰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為瀟江瀟江以上為金川為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瀟江平疇衍曠加以袁河而浩汗滉漾霖雨時至慮殫為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樹鎮始繇樟樹而劍江而南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鎮也治水最亟焉初余取

道瀟江見圻岸壘壘皆水之蓄餘也迨縮綬而來則
兀然金湯雄峙矣縉紳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初締
也水循其道吾邦千百年無事矣沂沅而下可三四
里有故堤遺址馴水勢而東之毋爲北門患蓋先民
之遠慮焉徃十餘歲水大决則築新堤以自救廼徙
內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駸駸遠樟樹之北關從古堤
遺址廻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厝火安耶
余初視事卽從縉紳父老商興革問民所疾苦給諫
祝公曰新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父母之成績復下
關之古堤乎爰與侍御熊公司空聶公蠲吉鳩工而
祝公實經始之土取諸湖之宜濬者下下而高高兩
利也水之值取諸進香之贏餘者其入之爲民力之
普存其出之爲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戶而均之
使傭力者受其糶逐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于元年
之冬竣于二年之秋日至而裁霜降而畢費金錢三
百有奇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捐俸
益焉是役也分財用平板幹揣厚薄量基址課畚鍤
稱糶糧悉祝夔定其畫旣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
之工無浮費役無曠時蓋公以其經國之碩畫而寄
之梓里焉今夫治一家者其有所營建卽浩煩必計

日而竣之以某時樹揆以某時落成經費井井有章而僑功堅固可久至官府造作則不然糜費不貲曠日淹永督程者爲無訾省而滋之中飽甚矣爲天下之不如爲家也夫以家事視天下事則何事不可爲是後也爲鄉國捍患而經紀之如其家計焉堤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斑矣興利革害爲民去所疾苦縣官事也藉力縉紳而享有寧宇且道於愆曠吾乃喙然誇績最矣是後也有高誼之子矜曰徐字清者捐家園一所以其土畀之堤使增峻焉楚子文毀其家以紓國之難捐業也公率其鄉之後進彬彬起矣堤旣成弁書而志之 崇禎庚午仲秋吉旦

重修梅家畚至黃家園記

翰林院 楊廷麟 邑人 編修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於脩德鄉五都之間始若髮漂終乃大圯保人之壤將如也鄉邑大夫遂人以咸懼然邑侯無錫秦公閱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感言於衆曰凡壤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良者以患准也嗇老之雄於旅以或腐於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者實相近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於汝後人是年冬十月度里裁匡步軌割畝耦量時景役以日至勿或敢置

遂有長長有十里鄙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
表官徒有專專歷三職程事而終不愆于素自梅家
畚以屬黃家園丹桂坊縱眎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
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廉則砥之弱則佯之廓以
怒則參以敵之廣與崇方水迺滙之上而望之網如
也已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工不加
昔矣又陪敦焉嗟乎 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
爲淮則有涸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勞爲已弗功也
辭之辭之矣若之何以人之勞爲已勞也身之且身
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不敢爲利焉左移而在息
焉民之不爲鮪鳧者猶幸草爾古之儒者嘗以是爲
已病也或不待請而爲之甚乃不惜以其躬衛之曰
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已
乎明年庚辰大水軌以立植無逆于叻清江舊史楊
廷麟樂而記之辭曰曰古在昔乃牽乃輶乃涉其西
華陽以別南曰蛇溪維小臯攸同蕭水漱之遂曰滲
國前之爲此或廿年或七八年乃至歲易秦公成枳
以仁以勇衆力以傅土樂工良使我人曰枳我公之
爲德制身者道物制者才公則有之曰王國曷徵我
宅我田曰王國曷正我徒我車曰王國曷成曷洽我

士我工嘻乎嘻乎江之永矣嗣者其前良乎念茲戎
勞敢告月日

崇禎辛巳三月吉旦

新修江路記

四川右
布政使

英邑人

郡城南上抵慧力蘭若故老相傳沿江舊有坦途歷
禩以來江濤齧之坍塌入于江往來者迂徑繚繞而
行霜降水落則行沙中維時里中有三老受天竺戒
以方便爲心相與謀曰此途不修終病行者乃從四
方長者募緣金穀均節委積鳩傭工斬山之麓而途
焉廼闢廼墾廼溝廼防畚鍤如雨而許許之聲響徹
林谷後不貳時劃然改觀途之首聯絡城根壤勢坡
陀乃甃礧爲級以便陟降其下有坳南郭諸水出焉

昔有圯橋今完之途之尾瑞筠山後諸水出焉昔無
 橋今翬之自江中而望途之寬平也如砥高懸也如
 棧延袤也如躡躑飲澗水光山色之間隱然與石龍
 金鳳相為映帶行者往來懽呼相慶噫古者王政凡
 橋梁道路亦隸在職司以時料理有不趨事則督責
 之令行焉今三老不費官金不勤民力乃能協心集
 事以便民真民之良哉民之良哉三老者何其姓名
 存智陳姓名庭祿劉姓名勝贊之者沙門宗岱也予
 有別墅近江之壩杖履逍遙多繇此途故樂其成而
 為之記焉

新修高橋記

按察司 龍新諭
 副使 黎 龍

郡城北行五里一巨溪舊有橋是為臨瑞通通要津
 也地且久民病涉焉郡守台峯李公守臨有以聞者
 公謀於二守白泉林公別駕浣溪魏公節推省菴鍾
 公暨清江令兩湖沈公公拍俸金若干寮案而次助
 有差購石鳩匠後民於農之隙其墳而唵嚙者埤之
 衍而夷陷者寔之兩涯積石峙而高之中聯穹窿而
 項者三工始於嘉靖戊戌四月又一年己亥冬成郡
 士大夫相率賀公避席曰昔杜預建平津橋成上從

百官舉酒屬之曰非卿橋莫能建預對曰非聖明亦莫能成斯舉也財用力皆出於天子之民吾何功噫大丈夫之有為於世者孰非天子之功哉孰非事天子事哉有弗臆者公與私之間耳舉事以公則大而托孤寄命小而錢穀簿書凡職之盡皆公也苟私焉雖矯情干譽其誰與之是橋也公欲不居其功得乎公治臨三年冰蘄之操始終一致他如建體仁堂築梅家堤修麗春橋悉出節用之餘公帑無與焉外艱將行以記孺子之遊樂書之公初不梳橋成而流議者以為仁德之報云

親民堂記

翰林院
修撰 劉同升 吉水人

若水秦公治清江者五年矣學道愛人有君子之風清江之民亦愛之曰古循良吏不是過也初公蒞清江見其堂曰親民公曰前人廸我矣吾之治清江如是而已矣于是潔已奉公飲清江之水遞惠泉而品之曰吾不求人知求無愧此堂以信吾清夜可矣廼于整暇之日葺其堂而新之考其興廢之故則堂之有顏自沈公淮始先是府學堂顏為文信國所書初書明倫誤衍一筆因書明德此親民所繇命也余讀

石經細繹親民之義覺古聖賢立言與後儒微有不
同何也親則賢愚一視如父母之于群子賢固甚愛
之不賢亦未嘗不愛之也蓋督責所加但有憐憫終
無憎惡民之于君子亦如子事父俯循儆戒皆出天
性未嘗作二觀也若新則革其舊習與之更始賢知
愚不肖分別心生矣天下之大求其人人一新必不
得之數也夫求新則近于鑿親則渾然一體唯天地
萬物父母並生並育各不相害元后作民父母何見
有作好作惡之王道哉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先
教養而後政刑如春風着物而物不自知也舍此則

刑名之漸起矣秦公家學淵源以身教清江古人閉
閣思過以止爭訟此道于公僅見爾蓋公蚤遭庭訓
奉節母之教唯謹至性孝友父母諱日素服涕泣族
人感之以公為士行士則其重于宗族鄉黨如此清
江故割高安新淦新喻之都鄙風氣難齊皆奉公畫
一又四達之衢疲且重瘠公才遊刃而壹鎮以廉靜
居身端方言笑不苟其經濟本於學問非偶然已也
當催科嚴急之時公獨能以寬行之不失撫字之意
其他救荒築堤均馬政恤農事除劇盜諸善政不一
率皆本于親之之意而又本于親其親以親民之意

故有本末可觀當事聞之咸曰愛民無過清江者夫
 治邑者誰不欲親民有其心而無其術民亦不得親
 唯本明德以平天下則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從好之
 民信其衿影又何憂乎不新予與公以聖賢之學交
 相勉焉循良又緒餘耳公貽書予云願得一言以為
 來者勸使清人更數百年上下相親如一日庶斯堂
 之不朽也嗚呼亦可以觀公之用心矣公名鏞無錫
 人與同升成丁丑進士

樟樹鎮記

四川布政使 熊化 邑人 司叅政

鎮於邑治股肱也以奉腹則襟喉也地當水陸之衝
 舟車所過抵貨賄灌輸通八省之利然州處墊雜廬
 旅當土著之半家事末利鮮蓋藏駁畜米粟不支一
 歲而西仰表東仰度吉蓋瘠壤也列肆多食貨若杉
 材藥物被服械噐諸為民用者百里環至肩摩於途
 皂礬赤硃綦巾大布走東南諸郡珠玉錦綺及滯巧
 之技難得之貨弗居焉其麗朴猶昔而屠沽溷穢遊
 食者衆無良窳屢矣司市司稅皆有官郡邑長吏督

察之稅額故百五十金歲增幾十倍自大使中廢所
領無耑職狡僧猾胥復蠹蝕其中而費更倍浮於額
行貨者多折閱去賈舶用希其敝也商民兩病而公
私交困則厲政之爲也物極而衰或亦俗漸致然與
以余所覩記參之所聞風氣凡三嬗矣蓋自突弁偕
鎮人士遊其才者明經術工文辭而推敵能讓奉長
老爲大師燕閒講議少者皆屏息無敢吮蓋士卽負
才而不矜於異以歛退爲賢於時舉於鄉擢於春官
逢年者接迹而起亦清之相里矣而故老則爲余言
是異時爲積居時逐之場也其才者能徵貴賤權子

母以機利爲羸而俗宗曹邴童縫而遊者非市人也
俯仰幾何時而鬻髻彬彬斯盛矣嗟乎盛可嘗也哉
一瞬四十年泗濱斷斷漸異於昔歛退之風少頽矣
後來之俊典刑在昔其無忘從邁之思哉鎮西北瀕
江面江爲門曰大德門有湖遶其後左從秀江與江
水合今堙塞爲民居右紆迴數十里達豐境繇小港
以入於江此鎮之形勢也紀存其畧而娓娓於風氣
之通變令後之覽者繹思焉其古蹟人物建置沿革
諸所宜記者詳邑志不具錄

熊化曰樟濱故商賈湊沓之地鮮名達顯人格質儉

富樂不矜誇勢能之榮未百年而士始以文學顯甲
乙之試弋獲相仍而閭左之珉衣食滋殖則視昔蔑
如矣豈人才與物力迭爲帝與抑聰明通悟者相耀
爲上而中才闇積著之理與將文弱使然也今居圍
繹騷兵食而詘說者謂文弱固無裨於富強憤激者
則又曰峻攫則富強在吏而公家當其詘豪奪則富
強在士大夫而閭左當其詘安在文弱之不富強也
嗟乎魚其釜而鷄栖其車豈繁無人而槩以辱天下
士哉夫謂文弱無裨於富強耻也謂文弱自擅其富
強罪也夫鎮於邑邑於天下千耦之一畦耳然可以

觀世變矣故敢申其說以諭後之爲鎮士大夫者

蕭灘驛記

清江縣知縣 秦鏞 無錫人

清江未爲縣時爲蕭灘鎮今以名驛存舊名也按郡志蕭水出城西三十里東北流入江今驛非其地或云蕭灘卽城下水以梁武幸得名在宋又爲判官灘云驛舊址在萬勝門外據清庠上流蔽障水秀古識云驛舍崩學宮興於是議遷者屢矣萬曆己酉郡守黃公始撤驛爲學傍舍而買民居城東北隅爲今址門廡堂廡無不備完其左一椽爲丞舍頽乘傳過者輒入城坐行署爲逆旅而於驛不過而問焉以故日

就蕪圯余治之明年稍修葺之然止易其頽敗者飾其漭滅者而已未敢有所鼎新以疲民力也然則曷爲乎記之蓋江以西之驛凡幾而是驛當其衝袁筠吉洪軌迹四至輪蹄晝夜馳不絕又黔蜀楚粵之餉道於是乎出至則轉運防護維艱臺司之行部者與旁省之達官貴人遣牌多水陸兼行或伺候累日不至或卒然至止趣辦供應稍稽時則隸人得譟呼於令之門其在 upper 者又可知矣其自贛來者乘流疾下去城遠偵探尤必以時故事令送迎近者止于驛執手候道旁遠者乃渡江十五里許躡小艇攀巨艦或風迅帆駛則惴惴恐覆驛舊設水夫百名其後并遞運所夫百名遞加至二百八十名而短夫及輿蓋供繕之夫又十之一馬差二十乘廩給銀六百四十有奇今

上念驛騷厲民爲頒制中外裁減供應過半節驛費充軍需於是稍汰冗冒而諸應後者又以縮食故日益告困稍不寬恤嚴督則避匿累上官驛故有丞自余爲令四年則未嘗有丞也或以尉或以幕職之需次者署其缺然亦不過視庖廩有無而已而其難者乃在趣督兵騎于振之後則令自治之彼丞者豈畏其

難而不至耶將吏部選人忽其官卑爲不足補耶抑
知夫令或治之矣故無所事丞爲也夫

朝廷設官皆有其意清江故嘗置遞運所今所廢并驛
驛又虛懸而弁於令然則令幾何其不爲丞與所官
也哉抑又思之灘水之難也水急而在下上之際則
舟人患苦之嗟乎凡天下事之自上至下自下至上
而又持之急者其難皆如此而於驛務亦可以思矣
余故述驛始末併爲述其所以難者如此以告我後
之人是爲記

塞銅鑼江議

臨江府知府管大勳 鄞縣人

蛇溪水在縣東其源自永秦之下五里分江水爲溪
三十里復與江流合此卽銅鑼江水也昔時春夏水
泛瀾漫數十里民不可田宋淳熙初部使者築堤捍
之患始息成化末贛水暴至徑北衝蛇溪遂成大江
田土没入幾千百畝嘉靖間叅政陳大賓知府徐顯
先後議塞不果按議者謂塞銅鑼江俾江水盡經府
前入大江則賈舶通生理蕃祇候便官民省且壘堪
與諸吉合然水深廣矣又駛挾山拒河萬牛不力計

將安出况鳩衆稜粟括金問藏非鈞鑄之較而旬月
之積也謂塞不善吾弗敢云嗣籌者宜計較利害終
始乃從事可也

樟鎮關橋議

臨江府管大勳
知府人

峽江故無橋橋之建從淮商議也峽以上民用廣
賈利者輒駁販駕輕舸乘風上下連日夜不休淮
始壅不得通商患之于是自乞埭引值橫截峽口建
木橋以遏廣塩私渡未幾風水漂摧橋廢近爲理財
之言者欲建橋樟鎮設官抽稅果一舉兩利之策乎
竊嘗籌之故老言寧庶人橫時白晝攫會城賈貨買
噤不得施乃謀趣市樟鎮居人行子蜂乘議夏朝暮
常滿而樟鎮之名遂起嗣後民商胥薄市落矣嗣又

有辛酉流寇焚掠之禍夫稅法居貨稅行貨不得稅
日者川廣諸商十鮮四五至卽至取盈額稅而止鎮
關之建其利害勞費相準何如也鎮水汪洋湍急視
峽再倍當峽關之壞也狂飈暴漲食頃耳列艦長橋
搖瞬不得顧後有司籍其棄餘曾不鈞銖今移而置
鎮官自爲之其亦有准賈之算乎鹽政誠切司計販
夫誠擅利使准賈再至吾知其畫無復之矣然則議
市剔弊彼匿稅私鹽不有法在乎姑志斯語俾足國
籌邊者擇焉



有辛酉流寇焚掠之禍夫稅法居貨稅行貨不得稅
日者川廣諸商十鮮四五至卽至取盈額稅而止鎮
關之建其利害勞費相準何如也鎮水汪洋湍急視
峽再倍當峽關之壞也狂飈暴漲食頃耳列艦長橋
搖瞬不得顧後有司籍其棄餘曾不鈞銖今移而置
鎮官自爲之其亦有准賈之算乎謹政誠切司計販
夫誠擅利使准賈再至吾知其畫無復之矣然則譏
市剔弊彼匿稅私鹽不有法在乎姑志斯語俾足國
籌邊者擇焉